

国内首部关注检举人命运的
长篇小说

CHENMODEXIECONGFAN

陆华农◎著

沉默的 胁从犯

文化名人刘继兴

著名作家和编剧王刚极力推荐

无安全感

的正义，人性的斑驳陆离

无法挣脱

的枷锁，善良人权的呐喊，徘徊在正义与邪恶的奈何桥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沉默的 胁从犯

陆华农◎著

国内首部关注检举人命运的
长篇小说

CHENMODEXIECONGFAN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默的胁从犯/陆华农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221 - 09303 - 5

I. ①沉…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7873 号

沉默的胁从犯

作 者 陆华农
策划编辑 张静芳
责任编辑 阎循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263 千字
印 张 17.2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59623775

序 言：人世几回伤往事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是唐代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两句诗，我很喜欢，它总能使我联想起一些生活中的憾事恨事。读完女作家陆华农（本名王旭艳）的小说《沉默的胁从犯》后，这两句诗再次萦绕我的心头。

几多的错综复杂，几多的悲情悲愤。好看而残酷的故事从作家笔下缓缓流出，艳而不淫，哀而复伤，无助的善良，无安全感的正义，尽力的挣扎，挣不脱的无奈，无不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让人读毕掩卷沉思，怅然若失，抑或一唱三叹，沉湎其中而一时难以自拔。好的小说，都会给人这样的阅读感受。

作者陆华农是我的朋友，也是很谈得来的文友，在写作中，我们的沟通与交流很多。陆华农很有才情，她自幼钟情文学，酷爱写作，有着很好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很敏锐的现实感悟，其所看所思所悟流于笔端后，往往就是一座文字的迷宫，能暗合经典文学所要求的未知结构、悲剧结构、迷宫结构、两难结构等，且极有性灵，人物神气活现，情节匪夷所思，故事甚为好看，结局发人深省。整篇散发着淡淡的哀伤，文字叙述间有着隐隐的风雷之声。

陆华农的这部《沉默的胁从犯》，是近期国内为数不多的关于检举人命运的小说。作者笔法细腻，显示扎实而灵动的文字功底与写作技巧，一步步揭示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与人、体制与法律、信仰与欲望等诸多矛盾，提出深层次的社会课题，有助于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促使我们的社会真正走向和谐。“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祝愿这部难能可贵的小说能畅销复长销，也希望作者能为我们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如此，则读者幸甚，文坛幸甚。

刘继兴
2010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青涩年华	1
1 含苞欲放的少女	1
2 寻找	3
3 邂逅	7
4 死亡	12
5 骚动的青春	20
6 生离	25
7 毕业即是分手	28
第二章 申城晚报	33
1 跑新闻	33
2 青春期精神病	35
3 游车河	41
4 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穷家庭	46
5 你像一个天使	50
第三章 黑洞	60
1 联大三产	60
2 土地局局长	65
3 人就是动物	72
4 发展才是硬道理	74
5 暗流涌动	78
6 空手套白狼	81
7 背黑锅	83
8 肉没有吃上惹一身腥	89

第四章 检举之路 94

- 1 奸近杀，赌近毒 94
- 2 东窗事发 97
- 3 中年婚姻危机 104
- 4 好燕子，我爱你 113
- 5 副市长的电话 117
- 6 叶落归根 122
- 7 博弈的婚姻 126
- 8 撤诉 131

第五章 韬光养晦 136

- 1 改版 136
- 2 耳红心跳 140
- 3 房产证 144
- 4 法医鉴定 147
- 5 不速之客 152
- 6 那个字 156
- 7 取保候审 160
- 8 唐卡 164
- 9 此仇不报非君子 169

第六章 平民勇气 172

- 1 洞房 172
- 2 沉默的胁从犯 177
- 3 怀孕 180
- 4 被伤害的命运 186
- 5 最遥远的距离 190
- 6 逃跑的孩子回家了 193
- 7 命运的惦念 197

第七章 命运 201

- 1 流产 201
- 2 胡玫去查账 203
- 3 绕道香港 205
- 4 奢侈之地 208
- 5 老去之前遇到你 210
- 6 进退两难 212
- 7 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214
- 8 摊牌 216
- 9 远离伤害，选择回乡 219
- 10 程秀丽说“我求求你” 220

第八章 武器 225

- 1 李炳刚的绿帽子 225
- 2 历史是衣服 228
- 3 怎么可以轻飘飘抹去 230
- 4 我们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234
- 5 剪不断，理还乱 236
- 6 谣言又起 240
- 7 挡不住，留不下 242
- 8 满天暴雨 244
- 9 掩住活人的嘴巴 249
- 10 夕阳西下 253
- 11 春暖花开 256
- 12 好大一场雪 259

后记 264

第一章 青涩年华

1 含苞欲放的少女

秋天，金黄色的落叶铺满了整座校园，一条花斑狗躺在草丛里晒着肚皮。远处的涂水正涓涓而来终年不息，它默默地流淌了两千年，女人夏天在它身体里洗衣服，冬天在它身体里洗地瓜。

同学们在下午课余 40 分钟的时候要打扫操场与教室，燕子值日那天穿了一件紫色碎花的连衣裙，高二的女生发育已经成熟，燕子腰身婀娜，长长的马尾梳成一束，跑跳之间上下晃悠吸引许多异性目光。

燕子扫到男教师宿舍的时候，被教数学的麻立名叫了进去。

麻立名身材魁梧，留了个男老师不常见的背头，脑门子就显得格外宽阔，他的眼睛特别像秦汉——台湾著名的小生。女生在谈论学校里帅男的时候总会把麻立名提出来。他父亲是个资本家，据说来农村中学教学是由于出身不好，平常麻老师神情气质就特别忧郁，已经 35 岁还没有成家。当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改革大潮在北方这座小城市还没有半点动静。

港台歌曲、港台明星贴画已经成为学生喜爱之物。麻立名据说会调回申城，他不在这里成家的缘由也是不想找个农村女人成为累赘，而埋没了自己跨入新生活的大好前景。麻立名喜欢女生去他宿舍串门，他与女生的绯闻也就在各届学生里都有传播。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生会为此而大动干戈与痛哭流涕，好像与麻老师交往是件特别荣幸的事情。燕子见数学老师叫她，没有迟疑就一脚迈进了麻老师特别爽洁的宿舍。

“累不累？我看你扫了半天了，进来喝水。”麻老师端着一个烫着金边的搪瓷缸子递到燕子手里，燕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口气喝完，发现居然是甜的，里面放了白糖。

“就要分班了，你计划学理科还是文科？”

“我想学文科，我喜欢写作。”

沉默的胁从犯

“呵呵，我想让你学理科，你理科基础好，其实理科比文科有前途，我们国家需要大量的理科人才。你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你大学学生物制药吧，我们申城有全国最有名的理科大学，你考上后我可以照顾你。”

“你要回申城吗？”燕子好奇地问，面对真挚的麻老师，她张大纯洁的眼睛。

“是的，我已经接到通知，我父亲已经调回申城，他向上级要求让我这个独子回家照顾他的晚年生活，现在正在办手续。我谁也没有告诉就告诉了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燕子摇摇头，马尾在脑后也随着摆动，麻老师迷人的眼睛低垂下来：“我可以摸摸你的头发吗？我在莲花已经待了17年，从18岁开始，我夜夜失眠，开始是不习惯农村的环境，后来是因为女人，你知道吗？可是我一直压抑自己，我连女人的手也没有主动碰过。不信，你摸，我手有多干燥。不是没有女人找我，农村女人特别开放，她们半夜敲我的门，跑到我宿舍拉我的手，她们希望我留下来，她们希望可以嫁给我这样有文化有修养又才貌双全的男人。我每天被女人拉过手后都会洗我的手，它们厌恶粉笔灰，厌恶农村女人手上的鸡屎味，它们饥饿得已经忘记了它们应该做的事情，它们由于条件反射已经不敢再去触摸女人。我已经好久没有摸过女人了。让我摸摸你的头发好吗？”

燕子被从玻璃上照入的晚霞绚丽地包裹着，她迷迷糊糊一动不动地盲目着站在那里，她被麻老师动人的演说搞得晕头转向，她眯了眯眼睛，麻老师看见她眯眼睛，迅速地把深蓝色的窗帘拉上，屋子里立马暗淡下来，麻老师插上了插销。

一只颤抖的手，慢慢地抚摸过来，在燕子爽滑的头发上盘旋。“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不知道你多么像一个人，她的名字也叫燕子，她也是马尾，她和你一样高，她是我的初恋，现在在申城，恐怕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吧。”燕子被麻立名缠绵悱恻的表达与抑扬顿挫的普通话催眠着，说老实话，燕子第一次被一个除了父亲外的异性近距离地抚摸。

好闻的肥皂味道弥漫在自己身旁，燕子不由自主地要张开嘴巴迎合着麻立名的抚摸，她看到了他好看的排列整齐的牙齿在向她靠近，她可以伸出舌头去舔他那好闻的气味，他们非常自然地就粘在了一起。

一个成熟的35岁的男人与一个含苞欲放的少女在一个晚霞通红的下

午，顺利地拥抱在一起。“我也有鸡屎味。”燕子想告诉老师。但是，老师似乎已经不在乎那些，他的双手游走在燕子的身体上面。“燕子，把你给我，好吗？我知道你第一次。我告诉你我会负责的，我计划在申城等你，只要一年时间，你完全可以考上大学，你来申城我们就可以团聚。”

燕子茫然失措，她心潮起伏，自己的身体完全被麻老师点燃了，通红发烫的皮肤，呼吸开始急促，脉搏疯狂地跳动，她想起来，自己的父亲母亲经常在半夜急促压抑的呼吸。“这是个多么动人的夜晚，我们找到了彼此，我们把灵魂彻底地交付，我们不需要羞愧与软弱，明天就要起航，今天我们要尽情欢娱。”麻立名朗诵着莫名其妙的诗，他已经解开了燕子17岁时的紫色碎花裙子。

“我要让我13年的农村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燕子触摸着麻老师魁梧的身躯，有一个小铁棒子一样的东西刺破了她最隐秘的地方，燕子体会不到快乐，她盼望着他可以轻点，可以快点。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因为她是语文课代表，她要收作业，因为她怕同学找不到她会来发现他们的秘密。

“麻老师，你不要这样……很疼的……麻老师。”燕子的手指嵌到麻老师的脊背里，掐出一道道紫色的痕迹。

“第一次会不舒服，下一次你就舒服了。”

“还要有下一次？我不敢了。”

燕子捶打着麻老师厚实的臂膀，她吓得哭了出来。麻老师不吭声，咬着嘴唇，迷人的眼睛陶醉着注视着燕子。

“我的宝贝，我会一辈子对你好。”麻老师完事后给燕子细致地擦干净全身，“不要怕。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相信我会在申城等你。”燕子没有麻老师的任何申城联络方式，她焦急地要回到安全的地方去，那里有朗朗读书声，有嬉笑欢娱的吵闹声。燕子摸着自己的脸，麻老师带她到镜子跟前，“小傻瓜，你还是你。”镜子里的燕子娇媚如出水芙蓉，麻老师的笑脸也荡漾一如春天的原野。

2 寻找

麻立名走了，燕子一次又一次悄悄驻足在麻老师宿舍窗前，她不敢相信那个叫她“宝贝”与“小傻瓜”，干净帅气散发着肥皂清香的男人已经

沉默的胁迫犯

去如黄鹤，她还是默默地打扫着日渐枯黄的落叶，一张稚嫩的脸随同落叶一起枯黄，昔日那个神采飞扬的女生变得面目呆滞，落落寡欢。

燕子的眼睛里，生理课本上的男人变成了现实里的男人，来得那么真切与唐突，在她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的心里蒙上了一道厚重的帷幔。学校里不是没有同学谈恋爱，农村有些未读书的女生也有的做了母亲。她们袒露出自己的乳房在大庭广众之下哺乳，她们可以放肆地与男人调笑。燕子不敢想象自己会和她们一样已经由姑娘变成了女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麻立名好像会从暗夜里突兀地钻到燕子的床前，他娴熟的手来回不停地滞留在燕子的肌肤上，不肯离去。燕子辗转难眠，她大声地在暗夜里哭泣，怕被母亲听到她用被角堵住自己的嘴，由于撕咬，被角已经被她拉扯成絮状。第二天，燕子依旧要耷拉着肿胀的眼睛去读书。

终于在一个起风的下午，燕子晕倒在麻老师宿舍的窗户底下，没有了知觉。同学发现后，七手八脚地把燕子抬回了家。“孩子学习负担是不是太重了？营养不良，贫血加抑郁。”校医简单地检查了燕子的血压后，告诉燕子的母亲，要加强营养，注意让孩子多休息，不行就去县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疾病，当时日剧《血疑》正在如火如荼地热播，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已经成为人们“热切盼望着的事情”。尤其像燕子这个迅速忧郁下来脸色苍白的女生，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心。燕子的母亲被吓得没有了主意，父亲做主说，还是去检查检查吧，正好燕子她姑姑在县城工作，可以去她家住上一段时间。燕子是好学生，考大学没有问题，但是身体一定要保证健康。老师同意燕子休学一个月，加强营养兼检查身体后燕子顺利地去了莲花医院。

在医院的各个仪器上检查了一遍，最后，燕子的母亲与父亲还有姑姑都听到了一个炸雷一样的结果：“她怀孕了！”

“什么？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惊讶地发出质问，“谁的？你这个伤风败俗的孩子，你多丢人呀！快说，是谁欺负你了？”

燕子听到这个消息，反而变得格外平静，她已经两个月没有来例假了，两个月，让她思索出一个问题的结果，那就是麻老师已经彻底地告别了他的过去，他曾经年轻的生命在燕子生长的这块土地上耽搁了13年，他就是一个小树苗也可以长成大树了，可以做大梁的树木，在它扎根的沃土

里拔走难道不会留下痕迹？

这个痕迹就是燕子身体里的秘密的话，那么燕子愿意保存这个秘密，不去告诉任何人，哪怕自己的亲人。燕子一言不发，脸色苍白，气定神闲地等待自己的亲人由暴躁变成质疑，再由质疑转成默认。

燕子从那一天起学会了沉默。“咱们得把这个胎打掉，反正也是个孽种。”燕子听到他们要打掉自己的孩子，她本能地抗拒起来。麻立名如果知道他在莲花已经有了骨血一定会非常高兴，他会接受这个孩子的，自己一定要留下他。燕子做出了17年来最冒险的决定，去申城，去找麻立名。

尽管申城远在南方，那里有着悠久历史与繁华街市，那里以大世界闻名，那里是十里洋行花花世界，那里大得超乎17岁少女的想象力，但是，燕子依旧奋不顾身地在一个皎洁的月夜，胆战心惊地摸着医院里的楼梯扶手，带了母亲的花布包裹逃离了莲花城。

坐在晃荡不停的火车上，包裹在燕子手里格外扎眼。燕子目光坚定。她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麻老师一定会欢迎她这个为了保护新生命而选择新生活的女人。燕子也格外相信自己手上会消失掉麻老师讨厌的鸡屎味。

燕子更相信麻老师说过的话，在申城焦急地等待她的到来，她是他的爱妻。莲花离申城有多远呀！燕子在咣当作响的火车上一坐就是8个小时，她不敢喝水，不敢走动，不敢与陌生人说话，小心翼翼地寒蝉若寒蝉地盼望着报站的声音可以愉悦地提醒“下一站申城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做好准备”，但是，一批又一批的旅客兴高采烈地离开，燕子依然盼望不来那个温馨的提示。

“姑娘，你要去哪里呀？”终于一个和蔼的老人好奇地问她这个神色紧张的孩子。

“申城，远吗？”

“远，还有10个小时才可以到，我也是回申城，你要到哪个区？到站是半夜了，有人来接你吗？”

“是吗？那么远！”燕子不由倒吸一口气。

“你第一次坐火车去申城吧！”

“是的，我去找我的老师。”不由自主，燕子暴露了来自心底的秘密，可能这个秘密压抑得太久了，只要一张嘴它就可以溜出来透透气，否则它会压抑成一条小溪从眼睛里流淌出来。

“哦”。老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知道老师家在哪里吗？”

“不知道，我可以找。”

“孩子，申城有千万人口，你怎么找呀！”

“是和家长闹意见要找老师去解决吗？”燕子在老人耐心地徐徐诱导下，眼睛里的泪水终于喷薄而出。

“不要哭，孩子，你家在哪里呀？大人知道你离开会特别伤心的，他们养育你这么大，是不会让你受苦的，他们教育你也是为你的将来好呀！你离开家，大人担心死了，你不怕大人担心流泪吗？”旁边的人听到他们的谈话都在窃窃私议，更有的直截了当。

“你也太胆大了，姑娘家离家出走，遇到坏人你怎么面对以后的人生呀！”燕子哽咽着不敢出声。

“饿了吧，吃点东西，我就是申城大学的教授，大家可以看我的工作证，我负责把这个姑娘送到她老师那里去。”教授把他的工作证交给周围的好心人看了一圈，“反正已经坐在火车上了，咱们一下火车就给你家里去电话。”

“唉，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听话了！”燕子在老教授的抚慰下听话地吃块面包。“我想上厕所。”燕子告诉老教授后起身来到了车厢连接处。

咣当咣当的列车在轨道上呻吟着，冲击着燕子的心口。连日的惊恐、疲惫突然袭来，在燕子低头的刹那，一股暖流腥热地从裆间滑落，燕子赶快蹲下，鲜红的血流在便池里，它恣意汪洋，肆无忌惮，它咆哮欢呼，汹涌澎湃。燕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浓烈芬芳散发着潮气的鲜血可以这样狂欢地流淌，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轻飘飘如醉如梦。一种求生的本能发自肺腑的呼喊在奔驰的列车过道里回响：“救命！”

燕子再一次住进医院是在一个叫马甸的地方。马甸曾经可能鲜花怒放，土沃草丰，牛羊满圈，马儿嘶鸣。

燕子由好心的老教授照看着，她的父母亲迅速地赶来看她，在彻底的刮宫手术后，燕子才知道自己是宫外孕，幸亏有人发现她呼喊，否则失血太多会要了她的小命。燕子又恢复到沉默状态，她的孩子没有成形就在火车轨道上流淌而去，她的爱情只是一个通红的秋日的午后，一抹残阳的颜色，恍惚间麻老师的脸已经模糊成一块残缺的镜片，照不清楚面部细节，只有那种散发着肥皂清香的气息会随时随地传到燕子的嗅觉里，从此后嗅

觉代替了感觉，燕子像盲人一样依靠嗅觉来寻找气味相投的异性。

“不愿意说就让它烂在孩子的记忆里吧，你们也不要提起这个事情。”善良的教授嘱咐燕子的父母，“人对于恐惧与丑恶的记忆会采取逃避的做法，这样更有利于她愈合创伤，你们如果反复提及反而让孩子活在沉重的负担里，会毁了她一生。”燕子同样善良的父母感激地一再点头。

燕子比她自己想象的坚强，她自己经常在暗夜里迷失方向，一条永远不会停歇的铁轨运行在她的脑海里，变成抹杀不了的梦魇，燕子考上了大学，肉体却倍觉孤寂，厌恶男人犹如厌恶苍蝇一样，她冷漠孤高的外表下是一颗伤痕累累的心，随时随地准备着向那个疤痕发起攻击。燕子发誓要找到麻老师。

麻老师已经从莲花彻底蒸发。燕子试图通过原来的学校得到麻老师的联系方式，但是她只是拿到了一个已经失效了的电话号码，申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话号码已经由7位数变成了8位数。但是，冥冥中一定会有机会让自己如愿以偿，燕子不知道找到麻老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来不及考虑这个属于以后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自己要向麻老师问个明白：“为什么，要让我承担痛苦，而不是其他女生?!”如果是其他女生，那麻老师会得逞吗?想到这里，燕子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3 邂逅

新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活力与激情，四面八方的同学来到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府，共享一片蓝天，不发生爱情故事是不可能的，燕子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令其鹤立鸡群。

燕子几乎不与异性说话，礼貌点头便是最高形式的问候，她的独来独往与沉默内敛似乎成为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给异性下了蛊。她所到之处立马可以让所有人平心静气，燕子的出众让异性刮目相看。

有一天燕子去水房打水，一个塑料水桶满载着热水，远处球场上一个足球在此时意外地飞了过来，惯性太大致使燕子的水桶应声倒地，呼啦一声，燕子裤子和脚都狼狈地站到了水里。

张鹏连忙跑过去，扶起水桶。“对不起，对不起。”张鹏发现水桶的边裂了一道口子，“唉，好像不能用了，我帮你重新买一个吧!”

沉默的胁从犯

“怎么叫帮我？你应该赔我个新水桶。”燕子懊恼之下不客气地对张鹏抗议。

“是，对，应该赔，我赔。”张鹏此刻才抬起头来打量面前被水浇成落汤鸡一样的女生，“呵呵”，张鹏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你也不要老绷着张脸，阳光如此灿烂，空气如此清新，草地又这样茂盛，你好像太抑郁了，燕子。”燕子扭转头看眼前的大男孩子，这个阳光雨露里茁壮生长起来还不知道什么叫艰辛与残酷的男生。燕子眯了眯眼睛，她轻度近视，看清面前的人需要改变表情。

她想解释，但是一想还是放弃了。她重新低下头，她的裤子湿了，别扭地贴在腿上，修长的两条腿格外扎眼，这是5月，单裤单衣的燕子告诉张鹏：“我得去换衣服，你买好桶送到8号楼314房。”说完，燕子迅速转身跑了。

张鹏摇摇头：“怪人。”他无可奈何地一个人去了杂货店。

与张鹏交往对于燕子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张鹏是个非常阳光的本地男生，一到星期天就会邀约燕子去申城游玩，燕子怀着寻找麻立名的目的与张鹏穿梭在古老的弄堂里，申城之大、申城之杂超出了燕子的想象力。张鹏熟门熟路，是个非常地道的好导游，带领燕子吃著名小吃，游历史名地。“你好像和别的女生兴趣不一样，她们喜欢逛街买衣服，唠嗑，吃小吃。你似乎对历史与街道感兴趣。”张鹏拉着燕子的手边走边说。青年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接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画面。燕子只是让张鹏牵着手，她如果不是怕在人潮里走失，恐怕连手也不想让张鹏拉。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大街小巷几乎一致地播放着这曲《外面的世界》，张鹏买来磁带，抱着吉他给燕子独奏。为了让燕子露出洁白的牙齿呵呵一笑，张鹏努力地扮演着骑士与恋人的角色。

席慕容的《七里香》、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一并成为年轻人喜欢的读物。燕子陶醉在崭新的生活里，大学校园有歌、有诗、有曲、有张鹏。在一个温馨的夏日，张鹏打开一集紫色封皮的《七里香》，很有情致地拉上他单身卧室的窗帘，点亮蜡烛为他眼睛里的燕子读这位遥远台湾诗人的

短诗，她脑际抹不去的仍然是关于17岁的记忆。

那些记忆不再成为噩梦，可以在午后的阳光底下像羊皮书一样展开来晒一晒，尽管上面已经布满了灰尘。但是，它依旧存在，不肯离开。张鹏身体散发着油汗与橡胶球鞋的气味，他没有麻老师的清爽，但是多了一份焦躁，像快要烤糊了的红薯，甜腻腻香喷喷。

在漫天风雪的路上
在昏迷的刹那间
在生与死的分界前
他心中却只有一个遗憾
遗憾今生再也不能
再也不能 与她相见
而在温暖的春夜里
在一杯咖啡的满与空之间
他如此冷漠不动声色地
向她透露了这个秘密
却添了她的一份忧愁
忧愁在离别之后
将再也无法 再也无法
把它忘记

张鹏忘我地朗读着，燕子听着听着泪水不由自主滴答滴答地开始滑落，一根针样的尖锐刺痛过来。“再也无法，再也无法，把它忘记。”燕子多年来的委屈不由像开闸的洪水呼啸而出，“不要读了”。

“你怎么了？”张鹏惊慌地丢掉紫色封皮的书，“你一定受过伤害，告诉我好吗？”张鹏跑过来不由得紧紧地环抱住燕子。

“你可以查到这个电话号码吗？也许这个号码就是谜底。你查到它我就告诉你我的秘密。”张鹏手里多了一张已经揉皱了的字条，张鹏茫然但是不得不郑重地点头答应燕子。

梅雨季节说来就来，已经是大二了，张鹏默默扮演着燕子保护者的角色。张鹏对燕子提出的要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想要知道电话号码的地址应该去电信部门查。张鹏没有直截了当地查，一个问号在没有破解之前，张鹏放慢了查询电话的脚步。

沉默的肋从犯

燕子其实也可以自己去查，但是她特别怕面对那些伤痕。沐浴在一个阳光男生的体贴关照里对于燕子而言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财富，她有点拒绝面对过去。

雨季让校园充满罗曼蒂克的情调，一湖碧水，满目烟雨，葱茏繁茂的绿色，年轻矫健的身影，女生不肯压入箱底的花裙子把秋日校园装点得格外明媚。

张鹏拉着燕子的手走在雨里，一把紫色的伞罩着他们俩，有缠绵的吉他和弦在宿舍窗口流淌。张鹏的手心热如小火炉，燕子的身体反而显得寒气特别重。“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吧。”张鹏微笑地拉着燕子来到学校外围的一间小客栈，张鹏开了间房。这样的小客店在校园四周随处可见，是为了方便探亲的家长来看孩子，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对对情侣在这里嬉戏。

学校对学生谈恋爱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校不容许男生去女生宿舍逗留。但是，偌大的校园周围的小店却无孔不入地为学生提供了方便之门。燕子一直拒绝与张鹏去开房间。她今天很沉默，居然默许了张鹏的行为，不知道是太冷还是张鹏一直耐心地陪着她，温暖她，让她产生了依恋。燕子低着头，也许是寒冷也许是羞涩，她的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

张鹏扭头看见修长的燕子内心翻江倒海，鬼使神差他的脸居然也开始火烫一样燃烧起来。进了房间，张鹏转身把燕子的一双手揣进怀里。“不冷了吧！把你领这里，你是不是不开心？开始我也很嘀咕，怕你会拒绝，但是高兴看到你没有反对，证明你已经接纳我了，是不是燕子？”张鹏边说边拉着她坐在床上。

这是简单的包间，除了俩单人床就是个放着电视机的写字台，面积不超过15平方米。张鹏看见燕子打量房间，他呵呵笑了：“是不是很简陋，但是它是多少陷入爱情里的人朝思暮想的地方呀！我们宿舍里的人就住过。”“你们经常谈论女生吗？你们是不是以此作炫耀自己魅力的资本？”“有的人是，有的不是，但是男人与女人思维肯定不一样。难道你们不评论帅哥？爱美是人之天性。当然可以真心相爱，厮守终身，两小无猜，少年到白头应该是所有人的梦想。我希望这个梦想就在眼前。”张鹏的眼睛亮晶晶地注视着燕子的表情。燕子心怦怦地跳着，她妩媚地笑了一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张鹏不由也叹息了一声，“你改个名字吧，叫乐乐好不好？我希望你此生快乐起来。乐乐——”“呵呵，